

我与你

不止于别离

A
SEPARATION

漫长的分离

凯蒂·北村 著

叶琳 译

张东浩

我与你 不止于别离

A SEPARATION

漫长的 分离

凯蒂·北村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漫长的分离 / (美) 凯蒂·北村 (Katie Kitamura) 著 ; 叶琳译.
—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书名原文: A SEPARATION

ISBN 978-7-5594-1835-7

I. ①漫… II. ①凯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617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8-197

Copyright ©2017 by Katie Kitamura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书 名	漫长的分离
作 者	凯蒂·北村
译 者	叶 琳
责 任 编 辑	邹晓燕 黄孝阳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发 行	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15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835-7
定 价	39.80 元

献给哈里

1
远赴希腊

3

也是，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国外寻夫，若不是为了复合，还能是为了什么呢？男女之间，一个过度的手势或姿态都有可能被对方认作浪漫的信号，即使是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，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。

2
性感女郎

29

她的性感身材对男人来说充满诱惑。他们一见到她的身体就会想入非非，臆想着它的真实触感、手掌下的曲线轮廓和充实肉感……她的身体相当有“实用价值”，而我的身体却毫无用处。很多时候，当我躺在床上时，我觉得我的腿、肩、躯体的存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

3
另一个他

47

那一瞬间我很震惊。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似乎分裂成两面。一方面，他从未失去过什么，妻子、情人、父母，甚至连宠物都在他身边。但同时，在他身上，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影子，那个男人失去了至亲，失去了一切，一无所有。那嘲讽的、冷淡的语气泄露了他深藏心底的秘密。

4 消失的爱人…… 69

我又想到克里斯多夫。几天前，他或许也来过这儿，我甚至在这间屋子里感受到了他的存在。他就和我坐在同一位置，与他们面对面坐着，像我现在这样盯着他们。不过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他会问什么问题。每次，我对他的了解总会回到一片空白。

5 情人关系…… 95

她盯着他，皱了皱眉。这是一个女人，或者说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两难问题。她无意间闯进了某个男人的世界，这个男人虽不是她理想的爱人，却像条狗似的对她不离不弃，就算被打、被虐待，也始终在她身边。然而，她费尽心力所爱之人却对她不屑一顾。

6 妻子的权利…… 119

尽管事实是，我对自己丈夫的下落一无所知，千里迢迢跑到外国来也没找到人。可不管怎样，即使克里斯多夫背叛了我（她掌握的信息让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），即使现实十分残酷，我妻子的名分和地位仍然具有象征性的权利。

1

归来

141

我心中没有罪恶感，也感觉不到悲伤，只是觉得难以置信，这种事居然真的发生了。以前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——已经发生了，所以是现实。然而，就算它发生了，你还是觉得这事不可能，不敢相信它已经发生了，就像你不敢相信自己会在一次正式演讲中口吃一样。

2

他的私隐

161

克里斯多夫曾有过多少情人呢？被我发现的有三个。考虑到我们的婚姻，我假装他只出过三次轨，出轨次数是有限的。可是，对于这样短暂的一段婚姻来说，三次出轨，而不是一次两次，难道不严重吗？但我心里清楚他肯定还有别的女人，说不定有很多个。

3

伊莎贝拉

179

不过，伊莎贝拉似乎没有一点儿内疚感。她的悔意不是发自内心的，转瞬即逝。我坐在对面，看她用一口坚固的牙齿嚼着面包片、培根和鸡蛋。接着，她优雅地擦擦嘴，随手将纸巾放在桌上。我不懂她大吃大喝后为什么还非要摆出一副优雅的样子来，不过，做作又精致，这正符合她的性格。

4 往事难忘

199

马克差点站了起来，他脸都羞红了。我知道他会有这种反应，不仅是因为警长当着我的面揭穿了克里斯多夫出轨的秘密，还因为克里斯多夫的背叛让他想起了伊莎贝拉的出轨史。克里斯多夫大概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，所以注定要出轨。

5 以谎封缄

221

我知道我不会跟伊莎贝拉和马克坦白。我这么做的真正原因，并不是为了保护伊莎贝拉，也不是因为克里斯多夫，更不是因为我做过什么承诺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希望在别人眼里，我和克里斯多夫从来没有分开过，我们的婚姻没有危机，没有任何离婚的迹象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。

6 革命之路

235

他们站在那儿，中间只隔了一尺之距。时间一分一小时地过去了，他们的婚姻之路却越走越长。虽然这段婚姻是失败的，是建立在背叛之上的（有人出过轨，这看似是不可原谅的错误，他们之间的亲密举动看上去并不真实），但至少他们的婚姻仍然存在。

7 漫长的分离

247

真正的罪人不在暗处，也不是陌生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在所有嫌疑人中，没有人比我的犯罪动机更明显了，事实上，我的杀人动机还不止一个……每当这种种犯罪动机加之于身，我的心就被罪恶感吞没，为活着感到羞耻，为无法弥补的错误感到悔恨。

然而，其他人似乎早已释然了。

PART ONE

A SEPARATION

1 远赴希腊

也是，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国外寻夫，若不是为了复合，还能是为了什么呢？男女之间，一个过度的手势或姿态都有可能被对方认作浪漫的信号，即使是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，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。



事情要从伊莎贝拉打来的一通电话说起。她想知道克里斯多夫在哪，我却只能尴尬地说我不知道。我能想象她在电话那头的惊讶反应，但我没有告诉她，我和克里斯多夫六个月前就分手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联系。

我居然不知道克里斯多夫行踪这件事让伊莎贝拉难以置信。她回话的语气咄咄逼人，却并不惊讶，这反倒让我更加惴惴不安起来。每次在伊莎贝拉和马克面前我都手足无措，感觉自己受尽羞辱。克里斯多夫说两位长辈跟我相处时也有同样感受，我的过分矜持在他们看来就是高冷傲慢。

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，不少人都觉得你有点目中无人？”他经常这么问我。我确实不知道。我们的婚姻，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，他早已了然于心的事情我却还被蒙在鼓里。

克里斯多夫头脑聪明，在智力上远胜过我，但我们之间却不仅仅是智力相差悬殊的问题，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双方相互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忠诚的问题——背叛总是将一方置于“智慧高地”，而将另一方推入黑暗深渊。

然而，甚至背叛也并不是导致我们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。很早以前我们就曾口头协议离婚，可真正走到这一步还是经历了一段漫长时期。正是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逐渐瓦解了婚姻的基石。一想到未来，我就畏惧。也许我俩之中已经有人开始后悔了，那些烦琐的程序、令人头疼的文件和网上表格，让人忍不住想退缩。

我们离婚的事伊莎贝拉并不知情，所以她才会打电话来向我询问克里斯多夫的状况，这合情合理。“我已经给他留了三次言，”她说，“打他电话就直接转接到语音信箱，最后一次打他手机时，里头响起的竟然是外国语音……”

她说“外国”这两个字时还是往常那种语气，疑神疑鬼，有点气恼——她一直都想不通，是什么原因让她唯一的儿子选择远离她。然后话题又转到我身上，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婚姻的大道理：“你是外国人，所以你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你很好，就是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根本不了解你。”

接下来，我猜，她一定会提到克里斯多夫是否告诉她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的事。“这样一来最好，亲爱的，”她会继续说，“反正即使走到最后，你也根本不属于这个家。”

我已经在心中为她预设好台词，可是她并没有“照本演出”，而是突然问道：“我只想知道，我儿子到底在哪？”

我的脑袋顿时抽痛了一下。我跟克里斯多夫已经一个月没联系过了，我们最近一次联系是在电话里。当时他说，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复合了，但他还不想经历这个过程，让我暂时别告诉亲戚朋友。他用了“过程”这个词，这意味着离婚是一件连续不断向前发展的事情，而非一蹴而就的突发事件，所以得慢慢来。他说得没错，离婚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，比最初这个念头的萌生来得更加突然。

可离婚这事真的瞒得住吗？我将信将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赞同他的观点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太突然的变动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，而我猜克里斯多夫也有同样感受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向众人解释我们婚姻破裂这件事。不过我还是不太喜欢事先串通好这种做法，漏洞百出又毫无意义。但不管怎样，最后我还是答应了。克里斯多夫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我内心的犹豫，他要我发誓，保证在我们下次通话前不告诉任何人。我勉强答应了他，气愤地挂了电话。

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。

此时，我反复强调我不知道克里斯多夫在哪，可伊莎贝拉却轻笑一声，说：“别扯了，三周前我和克里斯多夫通话，他说你俩准备去希腊。现在我联系不上他，你人却在英国，我猜他准是自个儿去希腊了。”

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，半晌答不上话来。我不明白克里斯多夫为什么要撒这个谎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出国的打算。她继续说：“他工作很努力，我知道，他一定是去那搞研究了——”

伊莎贝拉的声音突然变小了，我听不清她说什么。或许她真的在犹豫，或许是在假装，不外乎就这两种手段。

“——我担心他。”

即使她这么说也打动不了我，我才不会把她的担心当回事呢。伊莎贝拉认为她和克里斯多夫的关系有所好转，这是做母亲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错觉，而且她们还时常会在这种错觉的支配下做出傻事。之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情况，当时她的反常举动让我心中莫名产生出一种胜利感——这个女人竟跑来问我她儿子的事，而且是为了六个月前和一年前发生的一些芝麻小事！

现在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听她继续说。

“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去，我就打电话问他，说你们俩要不要来乡下透透气。”——她再次提到“你们俩”，显然她还不知道实情，我们离婚的事克里斯多夫还没跟她说——“就是那次，他说你们要一起去希腊，你要把手头的书翻译完，他要去那里做研究。结果，现在呢……”她略带恼怒地叹了口气，“你人还在伦敦，可他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。”

“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。”

这次她停顿了片刻才开口：“无论如何，你得马上去希腊找他。你知道的，我的直觉向来很准，我猜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不然他怎么会不回我电话呢？”

伊莎贝拉打来的这通电话造成了两个后果，即使现在看来，它们仍对我有着特殊意义。其一是，本来我没有去希腊的打算，但在她的一再请求下还是去了，尽管我并不太清楚此行的目的是什么。

没错，克里斯多夫撒了谎，骗她说我们俩要一起去希腊。但他大可不必如此。假如他不想暴露离婚的事，随便就能找到一个独自旅行的借口。他可以说我要参加会议，或者说我